



第二光盛輪遇難者定業日睹記

楊仁先

高馬航線於四十二年接連有兩艘客船遇難，談船色變也許旅客們尚有餘悸在心。可是平靜了三年，在本月中旬該公司的第二光盛號又在東吉島外遭難，船員與乘客兼無票者一共又有一百餘人殉難！生還者祇有六人。我們來談談佛家的因果罷？

此次有應死者得不死，不應死者死了，糊裡糊塗死者也可說是死不甘心，但是終結是一個「死」字。那天開航的船有兩艘，一是臺灣航業公司的宜蘭輪船，另一艘就是光和輪船公司的第二光盛號，兩船俱屬鋼質船壳的船，前者的噸位有五百餘噸，後者噸位不到兩百噸，依船之大小來比，可稱是二對一，所以搭載旅客的比例也差不多是二對一。

宜蘭輪在開航前的上午有一位常搭宜蘭輪的馬公碼頭口某水菓室的少東，他到船上說要搭宜蘭輪回馬公，船上管客票的說：你來好了，我替你留下一張票。（開航前往往往有臨時退票的，也有漏船的，所以常在起碇時可以補票上船）。那位少東到臺航公司買票時，售票小姐說：票已賣完。他就到光和公司買了一張第二光盛的客票，改搭第二光盛回馬公，從此一去而不返。可是宜蘭輪方面，因為他是時常來往的老客人，所以替他留的票作了廢。

還有兩位小姐託臺航公司裏的職員代她們買兩張票，因為客票已經售完，無法通融，代她們買了兩張第二光盛的客票送去，她們排隊在宜蘭輪的旅客行列中，所有旅客均應名上船，最後剩她們兩人客票存根上無名，打開客票一看，原來是第二光盛的票子，於是她們兩人就到第二光盛

號去報到歸號湊數。

有一位上尉軍官購的是宜蘭輪的票，臨開航時他要退票，按照該公司定章在開航前退票是八折，該軍官要全退，互相爭執了數分鐘，最後好像有人說：第二光盛也要開了，你就打折扣退票，快去買光盛票，他就拿打八折的錢再加錢購了第二光盛的票，一失手成千古恨（不要失手退票也許可以不死，但是報已到了，無法挽回）。

更有一位軍官他買的是第二光盛的票，他見宜蘭輪有人退票，他就向公司買了那張退票（公司規定退票作廢，因有位置可以再買）。而將第二光盛的票子退了。那張退票也有一位軍人買去，變成已購宜蘭票的換了第二光盛，已購第二光盛的換了宜蘭輪，他們兩人的生命也互相對調了。

另有一位憲兵是搭第二光盛的，他到碼頭時船已離碇，祇要招呼一聲，就可打倒車再靠碼頭。可是另一位朋友將他拉住說讓船開罷，你等明天去也可，何必急呢？依照上述的事實，不是人之生死，多有定的，請已死的家屬不必多悲傷，因為人終是要死的，分別在他（她）的壽命長短而已！

宜蘭輪船在該次的驚險航程中，曾遭到數次奇蹟，尤其是船長的頭腦較為特別靈敏（楊船長是個指揮若定的優秀船長，遇事總是鎮定的，不是此次如此，每次多如此的）。雖然船身周圍的視線全被浪花遮斷，他仍能認識本身的船位在那裏，不向東吉駛去，頂住了風前進。輪機艙裏二管輪機降福，他是一位正信的佛教徒，他在機艙把持了主機，心裏不定的在唸「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過去的神蹟姑且不談，就說這次八塔正道山海會寺啓建地藏殿，學人的皈依師上道下源老和尚給學人一本功德簿，學人就在宜蘭輪上募得數百元，上自楊船長下至服務生，多者數十元

，少者二三元，隨心發願，種善因，必得善報，自然逢凶化吉矣。有異教徒問學人，你們佛要布施後，才肯救人，不布施的不救是嗎？學人說：足下的看解錯誤了，所謂「布施」，並不一定限於金錢布施，如法施，無畏施，都是佛教最高的布施，不要以你們的金錢主義來估我們的「布施」。肯用財、法、無畏來布施的人，心地是沒有慳吝的，沒有慳吝，就沒有阻礙，沒有阻礙就能與佛陀感應，這種理由只有實行布施的人才能完全體會，你有疑問處，我再解釋給你聽，我不懂的地方有我的老師，希望你去聽講經，你就可明白了。

人的生命在呼吸間就完了，迷途的眾生們，現在佛光在你們的眼前照耀，快快皈依罷！不要猶疑了？因為現在不是猶疑的時候，是得救的時間到了！

（編者按：楊居士現服務於航業界，對此次光盛輪失事前乘客情形，完全根據事實報導，以說明佛家因果定業之難轉，警惕後人，惟速皈依佛陀，始可免難得救）！

發行部通告

一、本刊售價業已調整，零售每本三元五角，訂閱全年者十二期共收卅六元。但半年得二十元。二、凡訂閱至48或49期屆滿者請即惠款續訂！訂費請交劃撥帳號九〇二四號撥下。三、第37期至48期合訂本精裝每冊卅六元，平裝卅元，歡迎賜購。四、讀者如自行裝訂，本刊多印有第三卷及第四卷合訂本目錄分類索引，附回郵即寄贈一份。

「贈訂」徵信錄

（月戶）朱殿元居士一百份。林長清居士十份。章自清居士二十元。乘願居士十元。（零戶）檀香山中華佛教會台幣二百元。佛燈法師一百元。施無畏居士六十四元。陳夏國權居士六十元。何永丁居士二十元。（大藏經櫥）胡正臨居士五百元。